

在田錄卷一十四段

泗州張定述

高皇鳳陽泗州人居鍾離鄉上皇以賣腐爲生
皇覺寺一寺僧衆爭來買之遂爲主顧生太
祖之夕鄰里中只聞上皇屋上霹靂一聲啓
戶視之但見紅光屯聚一鄉之人無不驚駭又
寺僧高彬于是夜夢上皇屋上火發煙焰冲
天空中見一人擎金椎而下彬遂覺至晨候
上皇來欲語之上皇不來歇月餘挑腐而至
彬疑其有病一見卽問何故一月不來莫非有

恙 上皇曰非病某于某夜得一小男恐不淨故弗敢來彬遂言其夢因稱此兒後必大貴上皇言草野之人何敢望此但得長成送爲長老弟子我之願也

高皇爲兒童時糾合村中年相若者聚爲一群採蘆葦結作宮室朝夕至其所南向令衆小兒羅拜稱山呼又于曠野營石爲陣圖列衆小兒爲行伍習行軍之儀識者謂其過于老將

元末甲申歲大疫 上皇罹是病又值大荒 上皇及皇太后陳氏 皇兄皇姪皆相繼而亡

上皇旣殂家益無聊田主呼叱昂昂不與之地謀葬無所同里劉大秀與地以葬旣畢 上無所依以嘗許從釋氏遂請于仲兄師事沙門高彬千里之皇覺寺隣嫗汪氏助爲之禮九月乙巳也

皇祖死時衣不被體棺槨無具及至葬浮土三尺而已 上旣卽位欲遷塋下議于群臣群臣咸曰擇陵改塋固陛下孝心之無已但今旣塋而復遷之不惟有洩元氣且使神靈不安爲今之計莫若增土如山栽植如林如是則元氣厚藏

陰靈亦安誠萬萬世無窮之美矣 上竟從之

皇陵今在泗州臨濠縣

高皇在寺嘗戲書九字于伽藍背云發你去三千里外充軍伽藍夜來托夢于僧見心乞赦僧遂呼 高皇詰其實 皇言有之乃洗去伽藍復來謝云

高皇既在寺值歲凶僧以歉收不能給衆俾各還

陵碑記有云朝望突煙而徑進暮投孤寺以趨
鎗蓋紀實也

高皇游食四方時嘗露宿野中作詩自述云天爲
羅帳地爲氈日月星辰伴我眠鞠躬不敢高伸
腳恐踏山河社稷穿

又詠日一首云東頭日出白 逐盡殘星并殘

月驀然一轉麗中天萬國山河皆照着

入聲

高皇資稟生知勤于聞善每遇間墅鄉校講說詩
書必注意聽之而不去有儒衣數人講孟子以
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爲六人 高皇

日微子王子箕子所封爵與國也微仲比干膠鬲是人名眾皆嘆服

上潛時漁于川上日獲鯉三十五置之篋中有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罩罩聖躬既而上持魚歸啓篋已失其五知爲陳所竊往問之陳諱不認上欲歐之陳笑出以還上

高皇謀身無所碌碌途中一日遇相者于永安橋相者儀甚偉高皇異之因噉已處世變故身歷艱危求其後來之否泰相者曰汝今當大通矣言訖別去及卽位改橋名爲大通橋今在濠

梁府城東南十里

上嘗往來淮泗間入一山深處一人冠服特異揖上而言曰今天下亂汝何爲在此我有一物汝可佩之解以授上乃赤搖光玦也上因扣其姓字曰我此山之神也忽不見上遽出遂決意集兵定亂卒有天下及卽位遣行人致祭焉未審何山

高皇微時過剩柴村已經二日不食矣行漸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園垣缺樹凋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嘆之緩步周視東北隅有一樹霜柿正熟

上取食之食十枚便飽又惆悵久之而去乙未夏上拔采石取太平道經于此樹猶在上指樹以前事語左右因下馬以赤袍加之曰封爾爲凌霜長者或曰凌霜侯

高皇生于元天曆戊辰歲至皇祖死時年十有七歲矣又十年方起兵滁和時至正甲午巳年二十七歲矣

在田錄終